



## H 海口的港

# 潮起潮落海口港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邵长春 实习生 李佳霖

宋代的海口港主要指白沙津，即现在海口市东北隅的白沙一带，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，扼守琼州门户，成为军事要地，自宋以后，历代王朝都以此设置海防要塞。如南宋在海南岛的最高治安兼军事机构——海南水路都巡检使司就在此设置了白沙寨，统辖水军。

宋代海口的对外商贸也开始兴起，明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，宋代的白沙津已是“商舟所聚处也”，官府还在此设立了官渡，由于历史上海南米粮常常不足，自宋初就由白沙津“岁调雷化高藤容白诸州输运，以足本州公私之用”，成为本岛米粮补给线的重要一环。

据宋代王象之所著的《舆地纪胜》记载：“琼州白沙津番舶所聚之地，其港自海岸屈曲不通大舟，而大舟泊海岸，又多波涛之虞”，所以当时的琼州王光祖考虑到停靠白沙津的外国商船渐多，“欲直开一港，以便商旅，已开而沙复合”，由于流沙多，旋开旋塞，虽多次疏浚港道，耗费甚巨，却劳而无功。

直到南宋淳熙八年（1248年），海口地区突然飓风大作，暴雨倾盆，南渡江水冲泄，白沙津遂自决成港，此后往来船舶皆可入港避风。于是以当时的人力和技术水平无法解决的开港问题，就这样被老天爷出手搞定了，时人纷纷称奇，白沙津此后也被称为“神应港”。

据《海口城市发展史》所载，神应港横空出世后，成为本岛最大的贸易港口，货物出入的主要门户。同时海运的发达也促进了海口的繁荣，成为琼州郡治要津和海上航行

## 史话海口港

宋代的海口港主要指白沙津，即现在海口市东北隅的白沙一带；宋末元初，由于海口陆域扩大，白沙逐渐被海口浦所取代；明代时海口港已成为岛内及大陆各地往来的水运中心；进入清代以后，海口港入海口已经逐步从东部的白沙门向西转移；1925年海口修筑长堤路，钟楼一带遂成为海口港码头；20世纪30年代中期，在海口市以西二里的秀英书场建设码头，是本岛第一座钢筋混凝土建造的码头；日军侵占海南后，为了便于掠夺资源，对秀英港进行扩建。

(文/邵长春)

就自然条件来说，海口港绝非天然良港。

《海南岛志》就指出“海口原不足取，然以其地扼雷琼海峡，据南渡江之下游，于交通形势之关系。自昔设镇辟市，已成政治、经济、军事重要之区。其港湾虽不良，尚可保其位置。”

换言之，海口港的兴起更多是因为它地理位置的重要，因其接近海南岛当时的政治中心琼山府城，又地处琼州海峡南端和南渡江入海口，占尽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而海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更是离不开海口港，正所谓“先有港后有城”。

## 宋：白沙津上神风起

宋代的海口港主要指白沙津，即现在海口市东北隅的白沙一带，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，扼守琼州门户，成为军事要地，自宋以后，历代王朝都以此设置海防要塞。如南宋在海南岛的最高治安兼军事机构——海南水路都巡检使司就在此设置了白沙寨，统辖水军。

宋代海口的对外商贸也开始兴起，明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，宋代的白沙津已是“商舟所聚处也”，官府还在此设立了官渡，由于历史上海南米粮常常不足，自宋初就由白沙津“岁调雷化高藤容白诸州输运，以足本州公私之用”，成为本岛米粮补给线的重要一环。

据宋代王象之所著的《舆地纪胜》记载：“琼州白沙津番舶所聚之地，其港自海岸屈曲不通大舟，而大舟泊海岸，又多波涛之虞”，所以当时的琼州王光祖考虑到停靠白沙津的外国商船渐多，“欲直开一港，以便商旅，已开而沙复合”，由于流沙多，旋开旋塞，虽多次疏浚港道，耗费甚巨，却劳而无功。

直到南宋淳熙八年（1248年），海口地区突然飓风大作，暴雨倾盆，南渡江水冲泄，白沙津遂自决成港，此后往来船舶皆可入港避风。于是以当时的人力和技术水平无法解决的开港问题，就这样被老天爷出手搞定了，时人纷纷称奇，白沙津此后也被称为“神应港”。

据《海口城市发展史》所载，神应港横空出世后，成为本岛最大的贸易港口，货物出入的主要门户。同时海运的发达也促进了海口的繁荣，成为琼州郡治要津和海上航行

中枢，白沙地区成为对外贸易的市场和本岛对国内贸易商品的集散地，还建起了海口最早的街道——200米长的白沙街，日后的海口城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

两宋时期，对外政策比较开放，鼓励对外贸易，《宋史·食货志》中就记载当时的对外贸易中，以香料贸易为最。

海南因出产奇香吸引各国商人，于是成为当时海上香料之路的起点或者必经之地，神应港自然成为这条航线上最重要的避风港和补给基地，其所交易的香料，品种繁多，如沉香、蓬莱香、麝香、檀香、生香、丁香等，此外还有槟榔、吉贝、椰子、花梨木、鱼鳔、黄蜡等特产。

由于当时神应港等地的海外贸易已达一定规模，南宋朝廷在海南专门设立了琼州市舶司，隶属广州市舶司，专门负责从南洋返回船舶的监管检查征税工作；而海口港口商埠的兴起，也促进了海口造船业的发展，其所造商船已可北航长江流域，南至东南亚各国。

## 元：文宗登岸水巷口

“末路谁当国步艰，琼州节概似常山。心悬北极天应远，血洒南荒地尽斑。上帝亦哀麟凤死，中原今放犬羊还。使君忠义言难尽，只把哀词滴泪删。”明代海南诗人王佐这首《哀使君诗》说的正是琼州安抚使赵与洛据白沙口与元军死战殉节的往事。

宋末元初，由于海口陆域扩大，白沙逐渐被海口浦所取代，所谓“迁（白沙）津设（海口）浦，自浦渡海称海口港”，这也是海口市得名的由来。元代在海口浦设“南藩兵营”、“番民所”，在白沙设水军镇，巡防海上。

元代的海口商贸持续兴旺，海口港已成为中国南方良港之一，继续扮演着南海海路中转站的角色，各地商船往来频繁，贸易持续兴旺，元至元三十年（1293年），专门设立了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，负责按照市舶条例征税。

这一时期海口港的繁荣也促进了海口城镇的发展，由于地增人多，海口浦扩大，码头移到通津，水巷口建成官渡，元文宗即位前曾被流放海南，就是从水巷口官渡登岸的。自北门外至府城还出现了海口市内最早的南北往来大道，现在的博爱路，就是在此基础上建成的，至今仍是海口老城区最繁荣的商业街和居民街之一。

## 明：帆樯林立始筑城

“吾郡以海为疆界，自此北至海，道仅十里，所谓神应。海口是为港门，帆樯之聚森如立竹。汪洋浩渺之间，山微微如一线，舟杳杳如寸苇。”丘濬在《学士庄记》中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海口港商船林立的盛况。

明代，海南受到重视，更被明太祖朱元璋赞为“南溟奇甸”，其内外商贸都盛况空前，海口港与内地及沿海商贸活动频繁，近则徐闻、廉州易货，远则“北入江淮闽浙之间，岁以千万计”。

得益于海口港的繁荣和海上贸易的发展，明代海口已成为广东

地区造船中心之一。

明代海南岛内水运也非常发达，海口已成为岛内及大陆各地往来的水运中心，岛内各大水系南渡江、万泉河、陵水河、龙滚河、太阳溪之间，取海道彼此相通，均以海口港为起点，《琼台志》就详细记录了海口港到岛内其它各港口所需时间，近的如文昌铺前港半日可至，远的如崖州的临川港一天半也能到达。

明初为了巩固政权，防止海外侵略，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，明太祖严令“片板不许下海”，敢有私下出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，对海口港的对外商贸造成很大影响。由于海南岛不是国家重要通商口岸，西方商人来中国进行贸易，都经由大海航向东南沿岸商埠，不复靠近海南岛，即使有商船停靠海南也经常是由于天气原因，无关商贸。

但在明朝与南海诸国的朝贡贸易中，海南仍扮演着重要的中转站角色。自明成祖永乐年间（1403—1424）郑和下西洋之后，南海诸国朝贡不绝，海南岛是为海上咽喉要道，南海诸国朝贡及互市船舶多经海口港。著名学者顾炎武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就曾记录了从化州经琼州至诸番的里程：“自化州下水，至海口四日程——故诸番国县东洋琉球等国，被风飘多至琼。”

## 清：琼货扬名十三行

清代的海口港和全国沿海港口及东南亚地区都有商船往来，海口也逐渐发展成全岛最大的口岸和贸易中心，成为各地商贾云集的商埠。特别是清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，废除了清初顺治年间开始施行了40年之久的禁海令，次年又在东南沿海设立了粤、闽、浙、苏海关，并在辖区内各主要口岸设置总口。

由于海口港在地理位置和贸易上的重要，海口成为粤海关管辖下的七处总口之一，海口总口下又设九个署税馆，管理全岛各港口本地商人与南洋地区的贸易货物，并负责办理海南与广东、大陆沿海各地贸易货物的出入监管；据《粤海关志》的记载，海口总口每年关税额平均在12700两左右。

海口设有海关总口，海南岛出发的货船大多由海口港出发，闽浙等地商人也在海南岛采购商品销往日本；

同时海口本土对外贸易也甚为活跃，据记载，清前期海南岛从事贸易的小帆船规模虽小，但为数甚多，远赴泰国、越南甚至直渡日本长崎。

而在清代广东的对外贸易中，由海口港发出的琼货已占有一席之地，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就记载：“东粤之货，其出于九郡者，曰广货；出于琼州者，曰琼货；亦曰十三行货。”在广州由官府培植的对外贸易代理人“十三行”中，最初就有海南行，后改为“福潮行”，但仍与海南有着密切关系。

随着海口港贸易的日趋活跃，来海口定居的浙、江、闽、粤、桂等地的商人也日渐增多，商号剧增，形成“福建行”、“潮行”、“广行”、“南行”、“高州行”等五行，还相继设立了会馆，更加促进了商贾往来和海口贸易繁荣。周



清末在靠近海口湾处的一片海上景象。  
辛世彪 供图